

作文选

(二)

如东县师范学校

前 言

自幼在母亲怀抱中长大的孩子，当他行将独立地走向新生活之际，心中自然充满着奇特、热烈的幻想，但又总是踟蹰难前，那是因为不忍割断对母亲的深深的眷恋之情。做孩子的因此只好去努力探索一切可能的途径来安抚母亲的心灵。倘若是怀有特殊感情的母子，那心情当然更不待言述。此刻，我们又何尝不具有这种感情呢！我们深深地感谢母校——如东师范，也力图使她的心灵得到宽慰，让她时时刻刻看到这些曾在她怀抱中成长的孩子们走过的道路，听着这些吮吸过她的乳汁的孩子们清晰的心音，并告诉她，孩子们没有辜负她的培养之恩。为此，我们编辑了这本作文选。

说也巧，在我们短暂的师范学习生活中，竟碰上了两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十月：一九七六年十月的金风拂送我们跨进学校；一九七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又踏上新的征途。这本小册子也就算作我们向建国三十周年纪念日献上的一份微薄的礼物吧！

为了成全我们的这个心意——编辑这本作文选，我们的园丁又为之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如东印刷厂的工人也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谨致谢意。

由于是习作选，所选篇章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祈望读者不吝赐教。

如东师范七七届文科班班委会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在那些日子里(叙事散文)	缪建一(1)
母校的回忆(叙事散文)	朱健南(7)
闪光的宝石(叙事散文)	陈金保(14)
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叙事散文)	薛海燕(19)
金色的书签(叙事散文)	严晓纯(23)
我爱烈士陵园的秋色(抒情散文)	季耀武(29)
心中的丰碑(抒情散文)	袁新安(32)
棉乡的山歌(抒情散文)	张文兵(36)
烈士塔前想亲人(抒情散文)	黄 明(40)
四十五分钟(抒情散文)	冷 昕(44)
献给你,战友(朗诵诗)	文二班集体创作 朱健南、刘亚洲执笔(46)
献给你,辛勤的园丁(诗歌)	张文兵(51)
一个平凡的人(通讯)	刘文宗(55)
说练基本功(教育随笔)	徐剑飞(58)
兴趣小议(教育随笔)	李汉民(61)
“祝福”的爆竹声(随感)	陈 泽(64)
略评《伤痕》(文艺短评)	缪建华(68)
商场一瞥(速写)	韩亚莉(71)

在那些日子里……

缪 建 一

假日里在家整理书架，无意间发现了我中学时期的一本日记本，顿时一阵隐痛袭上心来……

这普通的日记本中饱含着我多少的泪和恨啊……

一九六六年×月××日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场运动的烈火快要烧到我身上了。果然，晚自修时，我一进教室，就看见我的桌上放着一张大字报。我的心一下子缩紧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攫住了我，这一定是对着我来的！好象罪犯听候判处一样，我机械地打开了那张大字报。“何去何从，赶快抉择！”几个赫然大字触目惊心。内容自然是不言而喻了，反正是要我跟“走资派”的爸爸彻底划清界限，站到造反派的一边，主动揭发爸爸的问题，否则就……

紧接着班主席又找我谈了话，进行了一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启发教育，她还引用了《红岩》中刘思扬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可惜我并没有能听进去，只是觉得一种莫名的委屈和悲伤，今后等待着我的，会是些什么呢……

一九六六年×月××日

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运动，我真是茫然不知所措。至今为止，学校里已有两个教师的子女写出了揭发他们父亲“罪

行”的大字报。这个“考验”同样摆在我的面前了，并且是严峻的。真叫我左右为难，束手无策。写吧，真不知写些什么；不写吧，又怎么得了，非但要被扣上一顶“走资派的孝子贤孙”的大帽子，甚至有挨斗的危险。想来想去，唯有“彻底划清界线”才是“出路”，于是我决心写一份揭发爸爸的大字报。

我拿起笔来，可是写些什么呢？我努力回忆着爸爸平时的一言一行，有哪些可以上纲上线的地方，可是我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此时我才十三岁，能知道些什么呢？可是“大势所趋”，不写也得写啊！我只得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将爸爸平时教我认真读书，不让我贪玩的一些事记了下来，准备冠以“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的帽子揭发出来，可是终因自己的胆怯和犹豫，未能将它们交上去，也幸好“造反派”们看我年幼无知，才没有拿我问罪……

一九六七年×月××日

忙假劳动已三天了。下午我正在帮助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办批判专栏，顾老师来了。他悄悄地对我说：“你父亲身体不太好，你是不是去看一下？”“爸爸病了！？”本能的骨肉之情使我冲口而出，然而我马上就警觉了，我必须保持冷淡和沉默。我对顾老师摇了摇头，毫无表情地说：“我不去。”顾老师很温和地劝我：“我知道你要跟父亲划清界限，可是他病了，做女儿的也该去看一看呀，反正也不远，去一下用不了多少时间……”可是任凭顾老师怎样劝说，我只是一声不吭，固执地埋头干活。顾老师见我执意不去，只得叹一口气，自己走了。

爸爸，我何尝不想去看一看你，何尝不想用女儿的一片温情来抚慰你那病缠的身体，可是“走资派”这顶吓人的大帽子却使我不得不远离你，不得不对你表现出一付铁石心肠呀！

因为爸爸的关系，同学们都疏远了我，我也不想连累他们。这次下乡劳动，她们都集体住在一块，却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单独住一个地方。这样的待遇，我领教得够多了。我常常一个人闷闷地想着：这就是命运对我的安排吗？！纵使爸爸犯了罪，难道我也有罪不成！我有跟同学们一样的革命热情，一样的崇高的理想，可是我却不得不沉默，不得不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

一九六七年×月××日

今天又开了全校批斗大会。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呢？当我看到爸爸瘦削的身影，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拖着蹒跚的步履出现在台上时，我的心禁不住颤抖了。我不敢正眼瞧一瞧爸爸那憔悴的面容和饱受折磨的双眼，虽然事先我已下了很大的决心，克制自己不流露出任何表情。我默默地低着头，咬着牙关，忍受着每分钟的煎熬……“不老实交待就叫你跪下！”一个粗暴的嘶哑声不由使我浑身一颤，只见一个“造反派”的头目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爸爸的鼻子，大声喝道：“说不说！”“要说的我全都说了，如果还有什么没有想到的，请容许我想到后再说。”爸爸微弱而低沉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好啊，还想蒙混过关哪，跪下！”霎那间，我觉得自己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血液也停止了循环。我怕向那台上看一眼，可不知为什么又总想看一眼。终于我鼓足了勇气，抬起头来瞥了一眼，啊！爸爸，

这就是我那温和可亲的爸爸？！沉重的木牌使他的头一直垂到胸部，以至我不能看到他的面容，只看到点点的白发在我眼前晃动着，模糊成一片……我强忍着，没有让泪水流下来，我的心里交织着痛楚和悲愤。爸爸，你究竟犯了多大的罪，受到这般折磨！？

我痛恨自己有一个“走资派”的爸爸，他使我蒙受了多少冤屈和不幸；可是我又常常不可遏制地想念着慈爱的爸爸。回想起爸爸平时对我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想到他不辞辛苦，为工作操劳奔走的情景……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晚自修，我在教室里偷着编织东西，恰巧碰上你巡视到我们教室。当时你是那样毫不留情，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近乎粗暴的动作没收了我的织物，真叫我难堪得无地自容哟，甚至在心里狠狠地埋怨你：为什么对我也这样不留情面？后来你这样对我说：“如果我对自己的子女还不能严格要求，又怎么去要求全校的同学呢……”

……有一年招考，你也参加了阅卷工作。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白天你工作了一天，晚上又不顾屋内的闷热和蚊子的叮咬，继续伏案工作。那时还没有蚊香，成群的蚊子围着你嗡嗡地叫着。你只得一手挥着扇子，一手执笔工作。当时我天真而又不平地对你说：“别人都在乘凉，为什么你要一个人忙呢？”你说：“爸爸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能休息呢？”

……我越想越心酸，眼泪再也忍不住，终于夺眶而出。这样的好爸爸怎么会是“走资派”？怎么会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呢？可我这满腹的疑团去向谁诉说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象一把铁锤，

早已将我的心捶得麻木了。我不得不常常命令自己：彻底地忘掉吧，忘掉爸爸的一切慈爱。只须记住：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爸爸呀，你可知道你的女儿就是在这样矛盾、痛苦、遑遽的状况中打发着日子，犹如茫茫大海中漂零的一叶小舟……

一九六八年×月××日

今天我忧郁的心情总算轻松了一些，因为明天我就要去插队了！这对我无疑是一桩天大的好事。谢天谢地，从此再不必受那般歧视和煎熬了。妈妈也显得很高兴，忙着为我整理行装；弟弟妹妹们也高兴地围着我，争着要明天送我下乡。受着这短暂的欢乐气氛的感染，我暂时忘却了这些年来来的痛楚。猛然间，我想起了那关在“牛棚”里的爸爸。他知道我明天去插队吗？我能连一句向他告别的话也不说，就这样走吗？我不禁犹豫起来……然而长时间磨炼出来的“坚强理智”终于使我战胜了缠绵的骨肉之情，我打消了向爸爸辞别的念头，只是在心中默默地请恕着：原谅我吧，爸爸……

别了，母校——这座给我带来过童年快乐而又使我饱尝辛酸的校园！我终于离开了你，并将永远地离开你！奔向那广阔的天地，开始我新的生活！我感谢你给了我知识的力量，但我更忘不了那些日子里，留在我心灵深处的点点伤痕……

……

“你怎么啦？”爸爸的声音将我从往事的沉缅中唤醒过来，我急忙擦去就要滚下的泪珠，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爸爸。我在看过去的日记呢。”“哦。”爸爸拿过我手

中的日记本，也仔细地看了起来。我有些担心了，生怕他看到这些会因此而难过。还算好，爸爸只不过皱了一会儿眉头就好了。他放下日记本，深沉地说道：“让那些日子随着历史长河的奔流永远地过去吧！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们还得继续战斗！”

爸爸，你这发自肺腑深处的炽热之语，就象一粒火种，点燃了我埋藏在心底的火焰。是的，“四人帮”可以夺去我们青春的宝贵时光，但却夺不走我们青春的源泉。严寒过去，百花将开得越旺！

评语

这是篇充满泪和恨的好文章，是一篇揭露“四人帮”乱我学校、毁我教育、迫害老干部及其子女的罪行的控诉书。

文笔细腻，描写逼真，感情浓烈，真挚动人。如第四篇日记中对爸爸被斗的场面的描写，真是细致入微，栩栩如生；第三篇日记中关于我听到爸爸病后的一段矛盾心里的描写，也是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特别是那一声声对爸爸的呼唤，撼人心魄。

注意选取特征性的生活场景，浓墨记录那几个特别难忘的日子，展示日益激烈的内心世界的活动，以产生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也是这篇文章的特色之一。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可以设想，作者如没有这段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是写不出这样富有真情实感的文章的，这对我们也不是没有启示的。

母校的回忆

朱 键 南

乡村的夏夜，美极了。她的无法磨灭的印象，早就镌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记得，每当四野罩上朦胧的夜色，，家屋后开阔的场院里，便如法炮制地一字儿摆开了坐椅、躺榻……小小的家庭乘凉晚会就这么开始了。不必举行任何仪式，照例先由父亲讲上几个足以使我们兄弟姐妹和邻舍的孩子感到乐趣的故事，诸如“牛郎织女”啦，“柳毅传书”啦。末了，也照例由我首先向父亲“发难”，提出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譬如那牛郎织女的孩子怎么老是长不大，要用筐子挑着？”这些自然是难以回答的，因而常常弄得父亲瞠目结舌。一次，父亲刚讲完一个故事，恰巧飕飕地吹过来一阵凉风，我便又借题发问了：“这风是从哪来的呢？”这下似乎没有难住父亲，他信口答道，“古人云，风起于青萍之末……”对这个回答，我们当然不懂，只是依旧和好奇的星星一起眨巴着疲惫的眼睛。父亲觉察他的回答没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接着便说：“这些都是要有大学问的人才能懂的。学问，懂吗？学问就是知识。你们长大了都要进学堂，好好读书，读了书就有了知识。”

“真的？”我陡然发生了兴趣。

“当然真的！”父亲一本正经地说。

.....

这兴许是我对知识形成的最初概念吧，它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多么神奇的魅力！

十二岁那年，我考取了如东县中学。大概是自幼生长在乡村的缘故吧，进校门那天，四下里一转，那心情恰如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一切自然是新鲜的：那宽敞明亮的教室，那绿柳环绕的清池，那硕果累累的园林，那古色古香的“不倦亭”……仿佛这一切本身就倾注着无尽的知识。多美的学校呀！这知识的美，象乡村的夏夜一般！炽热的求知欲在我的心底猛地燃起了一团更亮、更美的火。

六年中，我如痴似醉地追求着知识，就象痴心的姑娘追求那纯挚的爱情。皇天不负苦心人，毕业那年，我向母校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尽管我对全人类的知识依然不甚了解，也许只能算作沧海一粟吧，但是它丝毫也不能冲淡我对母校深深的敬意。

历史迅捷地跨入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七个仲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一场人们几乎毫无准备的、震撼全球的革命爆发了。释迦牟尼的圣经与马恩列斯的论著人们一起抬将了出来；金蟾大仙的女儿和唐尧虞舜的子孙一起来到了人间。平静的学校顿起轩然大波。不知是青年人感情易于冲动，还是富于新生事物感，或许，真的是厌倦于“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寒窗生活吧，总之，青年学生们都决定革命了，手臂上唯恐落后地套上了一个象征革命的红袖章。凭这个，所到到处，竟真地望风披靡，那气势真可谓“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天，在横扫了一阵“牛鬼蛇神”后，趁喘息之机，我捧起了一本遭到冷遇、积满了尘埃

的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文学史》，没翻上几页，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哎哟，我说老弟，你怎么还看这些？”不用回头，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好友鲁文，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声：

“有什么事吗？”

“没事也不能看这些了！”

“为什么？”我倏地回过头去，瞪得圆圆的眼睛充满了惊讶。

“现在闹革命了。”

“革命?! 革命就不要读书，不要知识了？”我大声反击。

“可我们过去读的书，全是封资修，古洋死，别说这些阶级性鲜明的文学、理论书籍，纵然是数理化也得进行革命，加以改造”。

“你简直胡扯！”我实在忍无可忍，第一次用愤怒的口吻斥责了我的好友。可他却依然平静地说：

“你呀，到底是个不识时务的书呆子。这不是我发明的理论，新近的报章杂志都这么说，中央文革的权威人士也这么讲。你就没看看？”说着，他递给我一份《红旗》，一份铅印的江青讲话。我不禁哑然 话塞，倒抽了一口冷气，那《中国文学史》“啪”地一声，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

我不能相信，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都应 割断?! 我们伟大勤劳的祖先智慧的结晶都应弃之尘埃?! 那岂 不是玉石俱焚!

一阵激动过后，理智把我从怅然中挽回到常态，继而又象是问鲁文，又象是自言自语：

“照这么说，我们今天的文字始创于奴隶社会，岂不也该毁灭？”

“我该怎么说呢？咱们只好走着瞧。”鲁文说毕，双手无力地一摊。我这才领悟，他也是无可奈何呢！

时隔不久，狂涛骤涌于微波。从校长到教师，无一幸免地受到了批判和谴责，那理由无非是他们传播了知识。

我陷入了痛苦的思索……母校啊，我哪会想到，传授知识竟成了你不可饶恕的罪孽！

这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一钩上弦月没精打采地在西天挂着。除了远处不时送来那么一阵“打倒×××”、“脚踏×××”的呼号声，这昔日车水马龙，汽笛长鸣的滨海城镇死一般地沉湮在寂寥中。心情沉重的我，和程老师踱步来到了如今已是荆蔓芜杂的“不倦亭”。程老师，一个我所崇敬的学识渊博的学者，几个月的革命生活，狂涛的冲击，他的鬓角不知不觉地爬上缕缕银丝。共同的感受和对真理的信仰，使我们结成了师生加朋友的关系。

“程老师，我们过去所掌握的一切知识真该付之东流，难道这就是这场革命作出的裁决？！”我首先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寂然。月光下，只见程老师习惯地扶了扶了宽边眼镜，从容地理了理被野风吹乱的头发，继而，猛地把手一挥，作了一个否定的姿势：

“不！我是研究历史的，我相信历史，任何事业的崇高，是由结果来评判的。我深信，历史决不会作出如此轻率的结论！”

我虽然尊敬程老师，可是，从那以后，还是不得不压抑住求知欲。那心情，就象回教徒怕能犯教规，看见肥美的猪肉，只好把涎水往肚里咽。

离开母校前(那是无所谓什么毕业的),我终于“彻底”转变了思想。临别前夜,我去向程老师辞行,寒暄唏嘘一番,末了,我拿出件崭新的背心来。那正面印着××县中学的字,背面印着一个醒目的“○”。我诙谐地笑了笑,说:

“程老师,寒酸得很,我无以馈赠,这一件背心留给您算个纪念吧!”

程老师双手缓缓地接过背心,目不转睛地盯住了“○”,木然地问,“这‘○’怎么解?”

“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咱们一切从○开始。”

程老师的脸顿时变得煞白,面庞的肌肉一阵痉挛,双手不住地颤动,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目,热泪从眼角滚了出来。我理解他,理解他无法言状的痛苦。他把传授知识引为毕生的崇高事业,而到头来,就连他眼前的这位“得意门生”给他作出的结论竟也是一个“○”……

韶华如流。随着生活的变迁,母校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地淡薄了,和程老师的直接往来也近乎断绝了,就连书信也极少往来。那并不是我们感情上的疏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见面也许只能增加痛苦。七六年四、五月间,他给我来了一信,那些话我总是记忆犹新:“……今日校园更不比往年,传授知识的场所,‘知识’二字变成了最遭忌讳的字眼。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谈虎色变’,今天知识分子是谈知识色变哪!就象那白娘娘害怕谈及端午节一般。除此不算,喊你‘臭老九’,你还非得陪上笑脸不可!……”读罢,我心头骤然一阵绞痛。那年月啊,正直的中国人谁不感慨万端:不学无术有功,白卷小丑弹冠相庆;刻苦攻读有罪,冤狱遍于国中!

不久，我和程老师竟邂逅相逢了。那是七六年九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半天里浓云低垂，在我记忆里的中国天气似乎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昏暗。我蹬着满载书刊的自行车来到了县废品收购站——现状促使我不得不下了最后的狠心，我决计与知识告别了。

“都卖，都卖，统统的卖！”一踏进收购站的大门，里面便传出来一个激愤的，然而又是熟悉的声音。我循声望去，只见那磅秤边站着一个身材颀长的人，他的身旁放着一部堆满了书刊的板车。没有错，是程老师。我急步赶上前去，喊了一声：“程老师”，程老师本能地转过身来。他看了看我的自行车，我看了看他的拖车，四目相视，一阵无语……无须交代，眼前的一切，谁的心里都明白。还是我禁不住打破了这几乎要爆炸似的郁闷空气。

“程老师，您，您也来卖书！？”

“卖、卖！”一迭声的卖。这声音却不再是痛苦，而是抗议和悲愤：“不是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哼，卖吧，彻底的卖！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做最革命的文盲。最革命的猿人去吧！”他习惯地扶了扶宽边眼镜，又打了一个否定的手势：“不，我还得说，他们可以毁灭掌握知识的躯体，却毁灭不了知识本身！摧残知识的人定将受到知识的惩罚。知识的力量是不容玩忽的！”

竟是真的，知识果然显露出来坚韧的生命力和磅礴的力量。历尽了人间四千年沧桑更迭的华夏子孙，在信念的意料中，享受到了那胜利的十月。这是多么令人快慰的十月啊！我仿佛看到了程老师，看到了母校的“不倦亭”在十月的金风里振臂狂呼：知识，你回来了！

是的，知识回来了。把历史赐予你的勋章骄傲地挂在胸前吧，母校，事业的崇高已由历史作出了公正的决断！

评语

这篇叙事散文有一定的思想深度：父亲的话，初步显示了“知识的魅力”；十七年的“不倦亭”充满了渴求知识的诗意；急风暴雨中鲁文的“趋于时髦而又无可奈何”的表示，“我的与知识告别”“一切从零开始”的心灵的伤痕，程老师的“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愤激的形象，文章对这一切，都作了传神的勾通和生动的描绘。有些段落还富有深刻的哲理，表达了许多相同经历者的共同的感受、体验，给读者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就构思而言，也有特色：开头并非闲笔；“不倦亭”三次出现，颇有深度；叙事、写景、抒情，变化有致，一脉相承。对话有个性，有感情，大胆的比喻，颇有新意。

但有些句子不够流畅，用语不够通俗。

闪光的宝石

陈 金 保

驱车赶到胜利公社时，已是上午九点了。我连忙把介绍信递给了公社秘书，秘书知道我是教育局派来了解教师讲习会情况的，又看我这心急火燎的样子，便打趣地说：“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现在教师们都在公社开会。”自然，我要找的人都在会场上罗。我暗暗庆幸，径自向着公社会堂走去。

走进会堂，喝！黑压压的坐满了人。“哗——”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我的目光引向了主席台。台上，一个老年教师正在发言。

“.....”

多么熟悉的语调啊！我不由得仔细打量了一下，啊，是他，不会错的，他正是我阔别已久想念多年的景老师啊！

一个人会经历许多事，这众多的事情经过时间的冲刷和漂洗，有的全然忘却，有的象染色不好的衣服，下几次水便淡了，慢慢地隐去；而有些则象沾了泥土的宝石，生活的波涛，时间的洪流却使它更加晶莹鲜明，在你心头时时闪烁着光彩。听着景老师的发言，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眶渐渐湿润了，难忘的往事随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眼前。

十三年前，我在×小学读书。由四年级升五年级了，新的班主任老师，男的，四十多岁年纪，高高的个儿，四方脸